

search sinazen.com click [here then add search words to google window](#)

our location:

Singapore

ph:

fax:

yuenchungkwong@yahoo.com

•

Kongzi 孔子 kungzi.com(English) konfuzi.com

倒霉的孔子 (English version at sinazen.com/confucius)

阮宗光

20世纪是孔子最倒霉的时代；由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文革后期批林批孔，给斗倒斗臭一百年；连名义上尊孔的台湾同海外华人圈里，年轻人最多是做到苦着脸去学儒；20多年前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先生启动了东亚哲学研究所，是为了研究发扬孔子思想和亚洲价值观；1992年该所改名东亚政经研究所，专研现代中国（5年后再次改名东亚研究所而且并入国立大学）。为什么起初信古，不久后却疑古？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人对孔子思想误解的典型例子。如果以为儒家思想主要原则是统治者高高在上，老百姓乖乖听话，那是会失望的。

谈起孔子大概大家第一想起就是三从四德；其实诗经可以看到很多男女自由相爱的词句，而左传礼记都有提到好多离婚改嫁的事件；孟子虽有叔嫂授受不亲，恶败出妻之类的话，但也不过是一些避嫌疑的举止礼仪，与朱熹以后发展出来男女关防相去甚远。甚至有个说法，孔子本人就是个私生子：他爸爸娶他妈妈时已经60多岁，史记说他们在尼山求子“野合”生孔子，似乎是参加了“奔走不禁”的滥交生殖崇拜仪式。

大家第二想起的大概是封建阶级制度，但这是孔子以前早就存在的，孔子提倡的可以说是一种改革，放宽统治阶级的门槛，让出身较低的士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通过受教育的方法得到官位，不完全依靠门第血统来选拔统治阶级。这个想法在战国时代大放光彩形成百家争鸣，游说得相位的局面，秦汉时代有所限制，南北朝又回复到门第为重的情况。这些演变同孔子思想基本是独立的。

孔子注重教育，不但是因为这是训练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还因为他有一种“统治就是教育”的政治哲学：统治者要能把自己的想法灌输给跟随他的人，要把自己当作跟随他的人的典范，而不光是依靠利益引诱和处罚威

个 一

众。孔某盛容修饰以盪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贍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

这其实不是晏子说孔子，因批评的思想同孔子言行不合，是后来非葬非乐的墨家批评孔子后儒家的话；同样地，近代斗倒斗臭的旧思想，一大半不是孔子提出的

现在总算有些起色，连胡锦涛也用了小康的字眼，也许下一步就能谈大同了，近来还有谈论的书一星期卖几十万本的消息；不过这也许又是另一种倒霉：把各种老生常谈，处事俗语统统归功于孔子，反而令人忽略了孔子真正的社会意义

孔子的最高境界是仁，但这不是个人处世的匹夫之仁或小恩小惠妇人之仁，而是治理有方为民造福的大仁大义；“克己复礼，仁在其中”，好象仁这个境界很容易达到，但孔子说的不是一人个人的仁，而是有权势在手的统治者的仁，要这些人克服自己的私心欲望，遵守秩序，有步骤地管理国家，这决不容易，自古极少数大权在手的人能做到；连孔子自己也不好意思说能做到，只敢说自己好学，常自我反省，希望能接近仁；至于他的学生，差更远了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中庸之道也是对统治者而言，即要他们考虑各种不同的矛盾，用折衷的方法顾全多方面的利益，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君子和而不同”，也是讲在管理国家，君子们能顾全公利，即使不同意见，还是能合作，小人就做不到，即使没有什么思想分歧也不免为了大小利益面子明争暗斗。

曹刿论战是左传中较多人知道的片断，但比较重要的前半段反而大家忽略了

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於长勺。。。

这里表述了春秋时代对统治者的一种理想：曹刿虽然不是肉食者，一样可以见国君谈国事，评论他有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而且看到最要紧的责任是察狱，即解决纠纷维持秩序，然后才能获得忠之属，去领军作战。左传是儒家经典，这里表述的是孔子的基本思想

为什么那么注重牺牲玉帛祭神？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祭神如神在，又好象不大相信真的有神，但这也不是无知迷信，或假装随俗这么简单，是有社会功用的。一族人一起拜共同的祖先，是表达和谐共处的精神，而且一定要有祖先神的合法继承人主祭，报告现状，神才会接受，不然祖先就会不安息，国就会有灾难；所以篡位是危险的事情，因为可能得罪上天祖先

同样地，礼并不是仪式那么简单；周礼要诸侯常去朝见天子，是为了加强朝见的人和观看的人对等级的认同；但在另一方面，也突出了统治者本人的责任和权力上的限制。天子要去参加籍田，射礼，乡饮，明堂辟雍等典礼，表示尊重农民，军人，老人，文士；又如左传国语记

季氏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私于冉有曰：‘君

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尔法，则周公之典在

也就是说周礼固定了有限度的税收,不应随便超出

后来的儒家作者常把礼乐，修身齐家，天人合一，讲得天花乱坠，又有孔子获麟悲恸，得天命为素王之说；但左传只说

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

说孔子因其崇高思想为素王，同统治者应该外圣内王等想法，倒是源于孔子基本思想，即统治者应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得到人民敬重，以便维持秩序。这同法家大不相同，被韩非子讥笑远水不能救近火，不如重赏重罚，简单了当。但法家的致命弱点是，老百姓同官员会斗智弄法，瞒上瞒下，弄到法越来越复杂严峻，人越来越狡猾，社会也越来越乱，反而情愿有刘邦约法三章的简单统治法。

论语有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又何加焉？

子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其实是对社会更深刻的认识，比韩非子卖弄聪明高一筹。

孔子提出了一套治国为人的理想，但是人当然都有弱点，常是言行不一致，做事达不到理想，律人严律己松。所以有了儒家的理想，还要有法家的操作方法，以能建立起一套监察系统，又加上利诱，逼使人们遵守秩序履行理想。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媒体也起了一部分的监察作用，但这些系统能不能良好操作，还是先要看大家有没有共同的理想，否则还是会产生东拉西扯的乱象。在一个以钱为重，笑贫不笑娼的环境中要成功运行是困难的。也许弄懂孔子思想，就是中国向小康社会迈进的第一步。

封建王朝

周王朝是个封建农奴社会，要了解它的制度，先要谈谈中华远古史的大纲

中国各地找到好些原始人遗迹，如北京人，原谋人，蓝田人等，不过只是些零星的骨齿化石和石器工具，无法用文化演变或基因遗传来判断他们是否现代中国人的祖先。世界各地很多原始人种没有后代，基因测试基本肯定了全世界人都来自5-6万年前离开非洲的一小群人，不久后一部分已经到达了澳大利亚，但来中国似乎是比较迟的事。在中国西北，东北和东南地区可以找到的遗迹都是7-8千年前的；甘肃大地湾遗迹出了丰富的彩陶，东北兴隆洼查海出了大型石塑龙和玉器，浙江河姆渡出了大批日常生活的资料如食物房屋等。是不是有更老的遗迹，因为一万多年前开始冰川融化，被淹没在东海黄海浅水地带，现在还无法确定。这些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同较后的西北仰韶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江苏浙江的良渚文化的详细关联和演变过程也还在研究中。

比较起来7-8千年前中东的新石器文化在农业和建筑是比中国走早了一步，而4500前的埃及的金字塔在规模和精确度上都远超差不多时候的红山和良渚墓葬。新石器时代中国比全世界都先进的地方是用玉做了宗教礼器和权力财富的象征。这玉文化后世延续下去开出了高度发展的用玉雕玉艺术，到现在还是领先世界的。

自80年代后中国各地有大量考古发现，大大增加了我们对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认识，但对远古历史认识帮助反而不很大，因为这些信息同民间传说和历史文献（即后来得到官方纪录的远古传说）配合不起来。5千年前的遗迹同黄帝炎帝，更早的遗迹同伏羲女娲，甚至4千年前的二里头文化同夏朝，都无法建立起明确的关联。这些考古发现在历史研究上的主要功能，是让我们看到和某时代的科技水平，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有关的一些信息，从而对传说的一些含糊细节增加了解和判断的能力。

传说汉人的祖先是伏羲女娲；周朝的史书中是没有伏羲女娲炎帝的，偶然提到黄帝，如国语中展禽“有虞氏禘黄

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已经是较后的作品了。但这三位在《山海经》，《楚辞》中出现，表示他们是南方民族的传说，虽然这些民族当初可能是由北方迁移过去的。

中国北方有很多女娲庙，女娲墓也有好几个；伏羲的少些，但加起来也很多。南方较少这类遗址但南北都有各种有关他们的传说，如 1. 创世故事，即女娲用黄土造人 2. 洪水故事，即兄妹成婚再造人类 3. 报应遵神故事，即兄妹因某善事得洪水预警，但又因忽略某神令而受难

汉的壁画中两人都是蛇身，交尾站立，通常一人持圆规一人持三角尺，即规矩，也有持日月或金鸟玉兔（或蟾蜍）代表天地阴阳。规划圆距画方即天圆地方之意。红山玉猪龙甘肃西坪出土陶瓶上人面鱼都是尾交首上，同西亚uroboros自吞尾蛇有同样意义，即有无（首尾）相生循环不息，伏羲颛顼都说是尾交首上。这些文物显示了远古的崇蛇生殖文化

《系辞》说“庖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是古先民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由渔猎经济进化到生活比较稳定的农业经济。陈即淮阳有称号是神农之墟，但神农传说在黄河南北都流传，而西方的羌人也自称神农后代。可见神农族不但周围扩散耕种各地的农田，还有部分进入山区以牧羊为生因此有了羌-姜这个族名。楚国地区又有很多炎帝传说，同神农既有共同点又有分歧，应该是神农族部分在比较靠南的地区长时间演变出来的。

中国新石器农业社会同其他地区农业社会一个大不同点是养蚕；这在神农传说中不那么明显，但在炎帝传说中一再有帝女桑等故事，且有各个不同版本：女娃在东海淹死，化为精卫鸟含石填海，一个简单的解释是神农氏一子族遭到海啸，多数人丧生，幸存者投奔一崇鸟族，投石入海纪念死者，但是需要跟一串好象有点关系的故事一起看如伏羲之女淹死化为洛神，炎帝女瑶姬早逝化为相思女神（并在云梦会楚王），炎帝女得道在帝女桑上化白鹤，马头娘故事某大人女儿失踪化蚕，紫姑故事高辛女早逝成蚕神，盘瓠故事皇后耳中虫化龙狗娶高辛女一起出走，汉蚕神称宛瓠妇人寓氏公主，西亚故事，火鸟（即凤凰）在生命树上重生 - 西亚生命树是棕榈，中国生命树是桑。

古代帝女是生殖女神，也是丝神蚕神桑神，所以这些故事同相思，重生牵连在一起，而公主早死或出走又同重生，化神扯在一起，已经很难弄清楚故事的真面目了。其实牛郎织女也是这丝绸-公主-出走故事的一个变种：织女姐妹们去瑶池洗澡，附近男子来和她们野合，即是举行生殖崇拜仪式，而喜鹊降临帮助两人相会，即是诗经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描述的简狄和姐妹行浴受孕的情景，就是生殖崇拜仪式中有拜玄鸟祖先吞蛋的部分

神农族的原名很可能是神龙，而崇龙的概念出自崇蛇。这同东夷崇鸟和百越崇蛟龙显然不同。濮阳西水坡和湖北黄梅挖锯的墓葬都找到5-6千年前的石塑龙，所以判断当时神农族人分布在中原一带，问题不大。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和江苏浙江一带的遗迹就不那么容易判定了。仰韶先民是从东西西迁或来自甘肃也不那么容易说。丝绸，玉器，陶鼎似乎是由东向西传播的，而彩陶艺术是西向东来的。

夷是大弓，而制造箭要用于毛，所以东夷族必然同鸟有关。太阳是金鸟，公鸡啼日出，所以崇鸟族也是拜太阳族，又是拜火族，同崇蛇/水/月的伏羲女娲神龙族相对，但是由帝皓妃子曦和生十日，伏羲生12月的故事看来，到了发明十日为一旬，12月为一年的历法的时代，双方已经有所融合。《山海经·海内经》曰：“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生氏羌之姓。”这位伯夷父是崇龙族人。良渚文化神人带羽冠，龙山文化玉器多鸟纹，都像是崇鸟的，但他们比神农时代迟了很多。红山也出土玉鸟，但更多是猪龙，这同传说里的河伯冯夷-丰豨（河伯是龙丰豨是猪所以是猪龙）有什么关系，也是难说的。住山东西部的蚩尤九黎族，又称苗（庄稼）人，也应该是崇龙（蚩字从虫字即蛇）的农业族（因此也崇牛）。但九黎又同东夷有关，所以夏西夷东是不是那么分明也不容易说

史记说炎黄是兄弟族，出自少典氏和有侨氏，住在姬水姜水因而以此为姓。为了弄清这些家谱地理做研究的人很多，不过到头来还是一笔糊涂账。比较可靠的故事是黄帝同养蚕族结盟，因为“黄帝杀蚩尤，蚕神献丝”，黄帝妻嫫祖开创养蚕，黄帝同蜀山氏通婚（蜀字下有虫字上有蚕型），都是同一意思，而当时养蚕族是在黄河流域的 - 四川有“教民养蚕”的蚕丛氏是后来的事，这还得到三星堆商代文物的目纵青铜像旁证。所以黄帝蚩尤大战也只可能是在黄河边发生的事。苗族现在还有回忆蚩尤死后苗人度过浑水河向南逃亡的故事。郑有“有熊氏之墟”的称呼，似乎可信。后来的姬姓周人和姜族，由黄河上游东向中原；更后来的羌人氏人也来自西部地区（可能偏南在青海甘肃和四川交界地区），而黄土造人故事，显示姬姓黄帝族起初是在黄土高原一带的。

当时处置战败族有两个方法：小的族，把有战斗力的男子杀了，把女人和小孩留作奴隶；大的族，派自己的儿子，或亲自出动，做那族的女婿领导他们。所以黄帝派了儿子青杨，即少昊，去管理九黎族。国语说黄帝有25子12姓，正是因为他在12个不同族生了儿子，包括跟着他到处迁移的妻子生的。嫫祖半途死去，模母做葬礼的驱鬼方相，似乎也是个真实的故事。那时还没有秦的中央集权或周的封建礼仪，各族基本上是自治的，因为当时还不会养马，通讯不便，就算是自己的儿子管理某某族，也是鞭长莫及，无法经常命令指导，最多是偶然进行一次看看情况。《易经·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好像很有智慧，其实是逼不得已只能这样宽松。

少昊居住的地方叫空桑穷桑，即较北的无桑之地；他的儿子颛顼在空桑长大，后来去了黄河北岸的濮阳做驸

马，领导九黎族其中之一，他的儿子重（即董）后来回去空桑领导留在那里的八个黎族，所以又叫重黎。他是“天帝”的火正，负责保管火种，每年在适合的时机拿出来让各族放火烧掉草木以便开始耕种；挑选时候需要观察星象预知季节，所以火正要有天文历法知识。这些知识以前只是少数“天族”人士才有的，其他人要依靠他们。西方和中国都有上天取火的传说，即是族民对远古习俗的朦胧回忆。火正重黎又称为祝融，领导的八个黎族称为祝融八族。

颛顼分天地，是一个富有政治含义的宗教改革：只有他自己领导的天族可以有拜天神火，其余族只能拜地，而且必须每年一次上天取火，那天就是寒食节，各族必须熄火，到晚上天火传到才能重新生火。这是一种向颛顼族臣服的表示。但是共工氏不服抗命，负责分天火地火的火正重黎带领祝融八族征讨，但共工氏善用水利工程保护地盘，因此引起洪（共）水。重黎作战不利被处决，天下大乱。祝融八族向南逃亡，分散在汉水一带的后来成为楚人；迁去长江南边的后来成为苗族。

大约四千年前良渚文化在江浙地区消失，而同时广东石峡文化出现相似良渚的玉器，而山东龙山有神面鸟纹的玉珪也出现，合理的假释是近海地区有大规模的洪水先民被逼迫迁移。这跟共工氏用水利工程作防御，和伏羲女娲遭洪水应该是三件不同的事。可能为了躲避洪水或土地耕种多年后失去肥沃，共工族自己也向西迁移，在太行山一带成为四岳族；天帝族一部分也去了山西即是陶唐氏尧族，东方另一个向西迁移的舜族，和西方迁来的一个禹族，三族联盟，合作起来解决了各地的洪水问题，也因此获得了各族的臣服。大一统的概念由此产生，但真正实现还要很长久的过程。

由四千年前到三千年前夏商周三代，由石器技术发展到了青铜技术，但统治阶级的替代并不改变多数人民基本的桑农文化；这在诗经里表现的很清楚。不但有很多桑农的诗，还有很多男女恋爱，生殖崇拜的内容”《周礼 地官》有：“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奔不禁。”也就是说极古老的生殖崇拜男女野合的习俗，周朝还很普通，不过不是每一国都有，左传 庄公如齐观社，属非礼之举，曹刿用“君举必书”等话反对，就是因为本国没有这种仪式，庄公要特地跑去齐国看，好象失了一国之主的身份；周人说商纣王有酒池肉林，男女裸体追逐，其实就是这种桑林拜社的求子仪式，是在商朝延续的神农族习俗

大国殷商，赶牛出身，很早学会了养马，冶铜，架着战车由北方来，战无不胜，安阳城的宏大宫殿坟墓都是商人建的，有各种青铜重器，玉雕；但有一日 他们失去了天命，商王妹夫的儿子周武王，因为他父亲文王功高震主，被商王监禁死在狱中（也可能是处死），起兵复仇，轻轻松松打败了大十倍的商军；周人得胜后自己也有点莫名其妙，好在周王的弟弟周公有治国之才，制作了一套方案；先把商族臣民集中在伊水洛水之间叫他们建了一座新城洛阳，再分配土地给他们耕种，城内驻了重兵，放了由商那里缴获的九鼎，把几位亲属分封在周围齐，鲁，卫，郑各地监视商的原住民，再把商王的哥哥封在宋地守着商的祖庙，大家都有面子，能平平安安过日子

周公又制作了一套周礼让士官诸侯遵守，包括周王在内；必须按时朝见，巡行，表现上下尊卑，每国都要全国人一起祭祖，表现团结一致，而且必须有祖先合礼继存人主持，才能令祖先满意，所以这些都是有维持统治的目的在内；周王诸侯都要按时举行籍田礼表示尊重农业，射礼尊军人，乡饮尊老，明堂尊文士等等；各国诸侯士官都把子弟送来都城文史馆学习周礼，回去以尊礼的方式治国；商人只要求各族按时进贡 珍宝美女，别的不管，周人真的有全国政府

但结果这一套也垮了，周王诸侯都做不到尽礼，尤其是继位之礼；极常见的是年轻的妃子挖空心思要让自己的儿子继位取代已定的太子，引起兄弟争斗；有时也因其他因素，如鲁世家：

武公九年春，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宣王爱戏，欲立戏为鲁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谏。。。宣王弗听，卒立戏为鲁太子。夏，武公归而卒，戏立，是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与鲁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其君伯御。。。乃立称于夷宫，是为孝公。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

似乎是武公原有传戏之意，带两人朝宣王希望得到同意，结果引起双方受害；更后来就是因为幽王废太子，太子得到外公申候和犬戎兴兵支持，结果周廷失去了西方的土地，到了孔子的时代周王能够命令的只是洛阳城而已

周代原有不少各地史料，但秦焚各国史书，又令民间不得私藏经史，引至史料缺乏，但诸子百家书籍得以保存，其中传说，历史和自己编的故事混杂。汉令民间献书，堆积宫中。司马迁用宫中藏书作材料编写史记，去除三皇和更早神怪故事，由五帝起头。但常把讲人的故事当作历史。其中很多故事，是纵横家用来做辩论或娱乐君王的材料，或哲学家的寓言，以内容刺激纵听为上，多不可靠。几件周朝的大事的记录都需要谨慎分析

历史总归是由胜利者写的；胜利后的宣传话，说商纣王嗜酒，听妇人言，淫祭，无故处死诸侯，杀进言忠臣，酒池肉林，开妇人腹看婴儿，因老人不怕涉冷水砍他腿看什么缘故，等等，有多少真多少水分，是不容易知道的 也有些故事产生，是儒家作者有意无意把某些人说得太崇高；比方泰伯让位

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真的有先见之明，文王刚出世就看到他有天命吗？但具体看来，太王古公带周族由西北来到渭河下游，向商臣服，季历娶商贵族女大任，地位提高，商王可能还用了些说教，要自己的亲族女婿继位，太伯、虞仲并无选择，谈不上高德谦让

季历起初得商王信任，得到方伯征讨职权，子文王还做了商王女婿（公主无子；武王出自有莘氏妃子）但功高震主，被文丁借故处死；又有武乙射天，被雷震死故事，但正好发生在渭河一带，令人怀疑是征周兵败战死；又有纣杀伯邑考，文王被囚得释故事，但武王征商载文王神主，又有“父死不葬”之讥，似乎文王死于非命，武王出兵报仇。这件事在周史中含含糊糊，反而因为伯夷叔齐故事保留痕迹

另一件大事是周厉王被国人驱逐，有一段共和时代，但共和的意义有周公召公共同执政，或是共伯和执政，两种版本，而共伯和到底是谁也不很清楚，郭沫若考证找到青铜器上有名字的师马共，伯和父等人，是否就是共伯和，同史记卫世家中卫武公之兄共伯和，或卫武公自己，有什么关系，也无法肯定；这件事甚至同赵氏孤儿的故事张冠李戴；

国人愤而起义，攻袭厉王，厉王逃奔到彘(今山西霍县)。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被国人包围，召公以自己之子代替，太子才得免难。

赵氏孤儿原状在左传可见：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勛，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可见赵氏灭门，赵武在宫中受到庄姬保护，并无程婴用自己的儿子替死，保存上司继承人之事；但这件事加了周厉王的事比较刺激流传极广：

又如烽火戏诸侯，幽王死，平王东迁故事有很多漏洞；烽火跟长城都是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国对抗匈奴开始有的，到秦汉才大规模应用。再看

“杀幽王骊山下。虜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如果犬戎攻占镐京，为什么幽王死在酈山离京这么远的地方？犬戎是游牧民族，对占领土地，并无多大兴趣。虽然打垮周兵后攻镐，并不想认真攻城，拿了财宝就离开了。所以平王东迁，并不是因为镐京给犬戎占据。再看

《左傳 昭公二十六年》：「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

《竹书纪年》幽王死后，申侯、鲁侯、许文公等共立原太子宜臼于申，虢公翰又另立王子余臣于携...二十一年，晋文侯杀王子余臣于携

就是说，平王东迁。是因为镐京由余臣及支持者占据，过了二十年才靠晋出兵解决了二王并立的问题；尚书·[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即褒奖文侯替平王“正名”之大功。周无携地，攜王之称，大概是因为登基时年幼要人抱携，不是因地名；攜王应是在镐京的，即幽王同伯服战死后，镐京的幽王褒姒派拥立褒姒幼子，阻止太子派回京。杀幽王骊山下，是因为太子投奔外公申侯，幽王带兵征申，申侯联合犬戎半路袭击幽王。

史记又说，平王东迁时，秦襄公率兵护送。平王封襄公为诸侯，并将岐山以西之地赐秦。平王有外公申侯支持，为什么还要在西边很远的秦国出兵护送？再说护送小功，值得赏大片土地的奖励吗？正确的情形是二十一年秦晋联合出兵消灭攜王一派；晋秦两国瓜分了西周土地，东周变成一小国。晋占领的地在渭河北黄河西，即西河之地，晋惠公战败割让与秦，战国初期魏吴起占领，商鞅时秦才夺回。史记另说秦襄公击退犬戎救周，应该是救了镐京的攜王一派，不会因此得到平王奖励；对平王有功是后来的事

其实周申秦戎四角关系由来已久；史记有

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湣，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

《诗经·大雅·崧高》云：“维申及甫，维周之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往迹王舅，南土是保。”

纪念周宣王封舅父申侯在南阳事。厉王出奔后宣王复位，应得到舅父帮助。周申世为姻亲，孝王时申侯同外孙（大駱子）和西戎亲善，维持边境和平，伺此有些不卖周王帐的趋向；而周孝王则有意培植秦非子一派作为平衡。所以周申关系多少有一些紧张因素。等幽王废申后太子，就不可收拾了

东周初期，周王自己属下的资源虽然有限，王室威望尚在，可以命令诸侯动用各国兵力出征；但是因为搞坏了同东迁后有力支持者郑的关系，弄到号令不行，这一串事件左传讲得很清楚。

总之到孔子时代周王朝和周礼都已经名存实亡，各国内部统治和国际关系已经建立起另一套机制

鲁国情况

鲁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起初在湖北鲁山，后来因为周公平武庚之乱，把商顽民集中在洛阳，再封卫在商旧都濮阳，迁鲁去商奄人古都曲阜，监督附近的原住民；鲁制“启以商政”即保留原住民各种管理习俗，国有亳社供殷人拜祖先，同周人自己的祖庙共存。

当时的中国北方还是一片人口稀少，还有很多野兽，游牧民族出没的土地，这由周征商时拚了全族兵力，又联合了众多反商民族一起出兵，但在牧野一战也只有革车三百两，虎賁三千人，就可以看到；西周时还没有货币这种概念，没有领薪水的官员，中央集权的统治方法，王者诸侯要奖励功臣或找一个人帮助统治国家，唯一的做法是分一块土地和一群人民给他；西周分封只是占据了“点”而不是“面”，即每位领主有一座城（又称“国”或“都”），周围有农田（即所谓“野”或“丘”）令他带领的民众在那里耕种，都人基本都是兵士因为当时没什么工商业，有什么制造业都只是为了满足领主宫内的需求，工作的人身份基本只是家奴；兵士的身份较高，通常是领主的族人，拥有土地和农奴；即是所谓井田制：每块地分成九份，八家农奴各耕一块满足自家需要，又共同耕种中间土地为主人生产。《诗经·大田》中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表述了一位农奴，先要耕了主人的田才能开始耕自己的，希望天公作美，下雨能配合这时间的限制。

春秋时代的周王朝既然无力驾驭诸侯，国之间的纠纷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增强兵力财力变成每国的重要目标，礼制，出师有名已经是次要的了。所以左传鲁成公元年有“作邱甲，为齐难故。”，就是把“野”人武装起来，这不单是一个数量的变化，征收多少税的问题，还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变革：住在都里的国人原是跟随领主来的殖民军，统治阶级成员，通常是领主的本族人，而野人是他们不信任的原住民，所以以前是不给野人武装的，不过经过几百年的共存，通婚，国人和野人之间已经不是分得那么清楚了。另一大改变是由车战为重到以步兵为主力 - 车战其实是中看不中用的，是一种贵族耀武扬威的仪式，比赛，游戏的成分超过实战意义。所以战国时赵武灵王需要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增强马军的战斗力。野人是农民，既养不起马，也没有那么多农余时间学驾驶战车的技术，但是受些短暂训练，拿支长矛排队冲锋还是可以的。

鲁国等诸侯为“千乘之国”，每一“乘”是75人：每辆兵车要一人驾驶，一人持矛，一人持弓箭，就是三个贵族身份的士，加上身份较低作跟班的士，和平民身份的野人。后来有记载

“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

这是说季孙，孟孙，叔孙三家把全国人民分成三团每家统领一团，季孙命令手下的士把自己的领地献给季氏，否则就要加倍抽税。也就是说，以前的小领主降低身份，没了土地，像其他的士一样住在军营里由公家供养。“毁其乘”就是取消了原有的75人的组织。孟孙叔孙要求低了些，一个只没收了一半小领主的土地，一个只要求每家的幼子进兵营服役。

为什么季氏特别贪心呢？因为庄公死后是幼弟季友受到顾命，扶持庄公幼子继位，杀死有“兄终弟及”想法的庆父、叔牙。以后又有几次继位纠纷中，季氏总能站在胜利的那一边作了顾命大臣把持朝政，逐渐根深蒂固，鲁君失去了实权，季氏世及做司徒，控制了最大股的国家资源。后来再来了一次四分公室把全国人民一半归季氏统领。

春秋时代另一大变化是官员的任命，管理人民不一定再分配土地给小领主们去个别统治让他们通过井田制的方式享受属下人民的劳动成果，而是由国主派人向农民征收十分之一的粮食收获，储藏在仓库里，分配给帮忙的人员，也就是说，分配粮食成为一种委任官员付薪金的方法。孔子说，“邦有道，穀，邦无道，穀，耻也”就是说不应当接受无道国家的任命。有了这种税收，委派官员的方法，统治阶级就可以扩大人才的来源，不一定要分土地给亲族，而是通过教育选拔，这其实就是走向中央集权的第一步。

西周的时候，教育是王室的专权，各国的贵族子弟都去京都的明堂辟雍学礼，再分派到各国管理礼仪方面的事务，从而也帮助维持王室对各国政事的影响；春秋时代王室已经失去了对教育的控制，教育工作下放了，各国自己搞，搞得有好有不好，礼仪的维持也是参差不齐。

季氏不但在掌实权治国有所僭越，在礼仪上更有跋扈：鲁国因为周公曾经为成王执政，其后代容许用王礼祭天；季氏执鲁国政，就在自己家里用起祭天王礼，令孔子说“不欲观之”，这不但令鲁侯不快，也引起其他家族侧目。结果有一次因为同因和郈氏斗鸡而引起争端。鲁昭公企图夺回政权，便联合郈氏、臧氏伐季氏，季氏措手不及被三家军队包围了起来，愿意认错出奔，但昭公不接受，坚持要杀掉季平子，但一时攻不下季家的防御，让季氏有时间组织与孟氏、叔孙氏共攻昭公。结果昭公自己只好出奔，其他诸侯设法让他复位不成，他死在流亡避难之地。季氏虽然保全了实权，巩固了三家分鲁的情况，但三家都是形象大损，而且让自己的家臣，都宰有机可乘，学了他们主人的僭越方式，在家内也搞起夺权来。

鲁国除了中都曲阜，另有三都即是季孟叔三氏的封地，因为三家族主都忙着在鲁京作司徒，司空，司马掌管国事，三都的事务由都宰管理，日子久了大家习惯天高皇帝远，可以不卖主人的帐，而在京城家中，大家也习

惯了听家臣发号司令，主人只是偶然看到，要一些礼仪上的尊重而以，所以鲁国的大权旁落的情况，很快也在三家内部发生。因为季氏控制了鲁国的多数资源，家臣阳货在季家专权，也就把持了鲁国的国政。

但不久以后阳货也跨台了；他过分明显的僭越令国人反感，觉得名不正，所以想把夺权正规化；阳货出自孟氏，有意自己取代孟家族主，提升自己信任的人做季氏，叔氏的族主，这引起了三家中对阳货不满的人们联合反攻，季桓子说服他的驾驶突然驶入孟家，杨越追赶不上被孟氏的箭手射死，阳货无法组织季氏的军队同孟叔两家斗一斗，只好尽快出亡，在齐国找支持失败后逃离囚禁，最后到了晋国投奔赵简子。

孔子早年

孔子生平，可靠的资料不多；传流后世的各故事中有不少明显包含了作者个人的偏见；比如**论语·微子篇**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

明显包含了道家思想

史记说**孔子父亲是名将**叔梁纥，左传中几次提到他的军功；史记说他原有一子有足疾，六十多岁娶颜家少女后无子，祷于尼丘“野合”成孕，这极可能是去参加“奔走不禁”的生殖崇拜仪式同别的男子野合。孔子丧父后是在母亲娘家长大的，母亲死后同父亲合葬似乎有些困难，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郈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

极可能是因为他父族不愿容纳他。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士的身份，得到受教育和军训的机会，包括去周向老子问礼学习，

史记礼记中有关孔子见老子故事的细节不一定可靠（下面怪哉生平一段中还有些讨论）但是孔子要编历史，跑去中央政府档案部看文件，向管理人请教，是完全合理的。老子的思想有没有影响孔子呢？中庸之道，对子张过犹不及的评语，和老子的以柔克刚的方法，避免过分的思想，肯定有些逻辑的关联，但是不是孔子学了老子就不那么容易说了；总体看来，孔子的思想是务实的人际关系处理和统治运作方式，由周礼的基础上发展，老子的哲学虽然有政治目标，但比较抽象，影响成分有限。

老子的思想抽象但有利用价值，所以会给人提高到大宗师，神仙的地位，但因此也会给人改得面目全非；政府有很多事情管不了的时候，就喜欢说说老子；各朝代兴起的各种道教，用的其实是更古老的巫术加些后来的大众传播技术，偏喜欢用老子的玄思维名义；庄子思想其实跟老子社会政治目标大有不同，偏要拉他做出世同路人；韩非子也来解解老，因为统治者需要一种深不可测的态度，让手下不敢离开法律而以讨好上司为目标；但中国的统治阶级一向是三方面思想都有用到，只是多少的程度不同而以

孔子生子的时候鲁侯赐鱼，孔子十分感激，把儿子取名孔鲤，或许是因为这件事巩固了他以前略有些疑问的下等贵族身份；孔子刚出道的时候是在季孙做些家事，管管货舱，牛羊等等，但当时季孟叔三家分政事，家事国事不是分得那么清楚的，其实是做了个低级官员；什么时候开始有千钟的俸禄，不很清楚，

孔子曰：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

孔子为鲁司寇，**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以与而邻五乡党乎！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千钟，可以说是政府给孔子一笔预算，奉养他个人，也让他有资源去照顾他的学生下属等人，而他的责任是开办学校替国家训练士，课程包括六艺有文也有武；有个故事说孔子有一次示范射技，得到很多人围观。但主要

的内容是读经书。诗经是比较早期的周朝和各国文史官员收集的，反映了人民风俗，官方仪式，名人歌颂，抱怨不满等等包含政治因素的文学作品；尚书有些历史材料，古老文字，但主要的作用是灌输政治思想，历史事件和人物都经过美化处理所以不大能用作信史；易经是用作占卜的，方法是周代才有的，所以有周文王发明“文王神课”这种说法；礼经是用来学主持仪式，分配每人安步就班的功用；乐经也是仪式要用的；春秋是周的“近代史”，是比较后来的课程，满足礼乐崩溃后时代的新需要，即孟子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当时的书是用竹片木片写了，用绳子绑在一起，一本书就是一大捆；“书读五车”其实也只是几本而已；整个国家加起来一共没有多少本书，办学校先要有书，没有官方委任就很难拿到。

王充《论衡·讲瑞篇》说：“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荀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这些故事不一定可靠，比如颜回岁数太小那时恐怕还没到小学生的年纪，但可以看到办学校不止孔子一家，负责的人都是得到某种官方委任，所以办学校的卯老师又有少正这个官位。

季孟淑三家分公室，鲁侯本身已经没什么资源能让他分配，所以孔子的俸禄是来自季孙占有的那份，而当时阳货控制了季氏，所以其实是阳货做的决定，因此吕氏春秋和论衡都有这样的话：

“龙食于清，游于清。龟食于清，游于浊。鱼食于浊，游于清。丘上不及龙，下不为鱼”

也就是说，他了解自己得到的利益有些“来路不正”。

因为季氏专鲁政，阳货把持季氏家务也就把持了鲁国的政事，甚至有和一些同党一起取代三家的计划，需要笼络全国人才，所以很看重孔子，而孔子有意远避他：

《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晤将仕。

但孔子并没有出来在阳货的朝中做官，所以阳货跨台，同大批同伙逃亡，朝中无人，孔子和他的一批弟子都能得到重新执政的季氏的重用。

易經中記述，“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考古队在甘肃西坪找到陶瓶上有尾交首人面鱼，西亚有uroboros自吞尾蛇，已见有无（头尾）相生循环不息之意，可见这些思想早于老子；他的贡献是把这些思想系统地用在政治上：政府拿了太多资源，人民就会贫困；某些人地位提高，其他人相对或绝对地会降低，所以多同少，有同无，是相连相生的有无相生，所以有可无产生，所以世界自动产生，无所谓来源，始终；无既然是一切的基础，我们做人做事应以无为做原则；刻意求功，会因加得减；民心朴实，容易世界太平

老子是什么时代的人？道德经中某些思想，像是战国后期乱世才有的，但自从银雀战国墓出土更早的木简后，很明显看到道德经在战国早期或更早已经成书，但后人有所改动。所以史记说老子是春秋人，与孔子同时略早，是可信的；庄子等书内不但多次谈到老子，而且用了不少道德经的文字，也可以做旁证；战国的太史儋，极可能是老子后人，把他的思想纪录整理成书，因而有老子即太史儋的说法

有出于无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抽象思想，西亚犹太人差不多同时产生同类的抽象概念用在宗教上：别族拜树石金牛，犹太族却说神无形无名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同老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吞尾蛇在西亚流传甚广，汉人同犹太人的抽象思维应是同源的。基督教的失乐园思想，即人吃了知识树的果子后必须离开天堂，即是老子人之初混沌沌沌美好社会想法。

为什么说上帝无名？耶和源自iaoue，是祭司祈祷的呼声；文字发明先有子音当时还未有母音，iaoue无法写，所以神无名（和，华两声中h子音是由长声呼叫中吸一口气而来；古犹太人有文字后用YHWH写上帝名，后来才有Yahweh和Jahoveh的写法；阿巴拉汉原名阿巴兰，即是起初无h声后来加的；今日英语方言还有些是无h声的）

孔子做官

由孔子多种发言可看到，他的愿望是恢复周礼中设定的社会制度，压制季孙之类权臣的僭越；他任内有纪录的

政事有

1. 中都宰定棺廊礼制：礼记有“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椁”禁止过分厚葬，但其实有经济能力超出这种水准的人很少，基本效果是压制高级贵族的僭越。
2. 击败公山不狃率费人攻曲阜：公山不狃是季氏委任的都宰，一向有独立的姿态，不过阳货当政的时候他是反阳货的，阳货垮后就开始反季孙了，结果到了公开反叛，带费军攻曲阜，不过孔子那边已经有些准备，坚守城堡，费军攻不下，几天后叛军就崩溃了
3. 十年，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齐欲袭鲁君，孔子以礼历阶，诛齐淫乐，齐侯惧，乃止，归鲁侵地而谢过：这段故事肯定有所美化，但孔子的确在这重大外交事件上显示了坚定又灵活的处事手腕，令鲁国得到精神和实质两面的好处。那段 时间季孙守丧，与其让跟他有竞争的孟氏叔氏当权，他情愿让孔子代理相位。
4. 十二年，使仲由毁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城，伐之，不克而止：孔子明显是要削弱三家的实力，但为什么只有孟氏反对呢？这是因为季氏和叔氏都有过都宰反叛的历史，解除两都的武装可以阻止以后再次发生，但孟氏的经验不同不愿遵从。没有把三都一起毁掉，就无法达到目标，所以这件事上孔子失败了，而且引起了季孙对他的怀疑。
5. 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去：这件事真相有些模糊，总之季孙和孔子政见不同，以孔子下台，季孙收回政权结束。

看看论语里面孔子的言行，他是个很了解人情世故，政治手法，官僚运作之类问题的人，并不是什么热情理想冲撞制度，或曲高和寡不切实际的人（春秋战国后来的儒家，包括孔子的学生们

“子张也过，子夏也不及。”又问：“然则子张愈与？”曰：“过犹不及。”

子游为武城宰，以礼乐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易，去声。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称，盖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学。故武城虽小，亦必教以礼乐。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子思，孟子等人，反而这类问题比较明显），为什么他从政会这么快失败？

我觉得他的确是生不逢时，又可以说太早，又可以说太迟；他看到周王朝礼乐崩溃，失去了国家运作系统，引起各种后遗症，但是他重建周礼的想法已经行不通了，因为这制度需要祖先崇拜做基础，而他的时代这种迷信在统治阶级中已经失效，只剩下装模作样的仪式而已；但像商鞅那种真正改革的思想 and 建立新制度的操作方法，那时还没有形成，更没有通过长期的讨论试验找出可行的步骤。当时可以做到的，是阳货那种在制度中夺权的行为，或许一个比较正直的人可以像张居正那样，做一些政经运作的改革以提高效率增强国力。如果孔子生长在一个动乱时代，他大概不会是曹操之类的奸雄，也许能做到象张良，但也可能成为另一个诸葛亮

流亡生活

孔子离开鲁国第一站是去同鲁相隔不远的兄弟之国卫，当时的卫侯是灵公，似乎很敬重孔子，一到就奉粟六万（即也是千钟的俸禄）他的事迹有不少记载：

论语：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卫灵公有什么“不道”？孔子既然称赞他用人得当，而且当时卫国繁荣

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应该不是在政事上有什么过失，而是私生活方面失礼。比如有男宠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问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故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

又有和妾侍三人同浴的故事，但最大的大概是他容许妻南子淫乱。这件事也有不少记载：

《左传》定公十四年：“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献孟于齐，过来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我艾。”**太子羞**之

太子因此想谋杀南子不成流亡。

孔子见南子是子路等弟子认为是蒙羞的事情，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孔子只是去拜访一下两人隔着帘子行个礼而以，子路那么生气做什么？难道他笨到简单的人事处理道理都不懂吗？我想南子的淫名，不光是因为她有一两个面首那么简单，大概凡有人来卫求官，她就会找去看看，喜欢的就会有进一步要求，作为帮助得官的条件，所以连“见南子”都变成是不光彩的事了。（这种求官方法唐朝武则天时代也很普通，诗人沈佺期想要还得不到，因为武则天听说他口臭）

灵公虽然给孔子表面的尊重，并不认真要他参政；这里只讲一两段记载

孔子在去卫都濮阳途中经过浦地，当时浦人畔卫，怕孔子帮助卫来镇压，要他发誓不去卫都才放行，但是孔子觉得被逼的誓言无效还是去了，到了以后告诉灵公浦可伐但灵公不理

家语曰：**孔子**居卫月馀，灵公与夫人同车出。令宦者**雍渠**参乘，使**孔子**为次乘，游过市。**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於是耻之，去卫过曹。

此后有去宋陈等地，但可靠资料很缺乏，比如

礼记：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似乎真实，习礼树下，桓司马令人砍树，想杀孔子，就不那么可靠了；比较肯定的是孔子在宋没得到什么礼遇。在陈得到了一些不大充足的待遇

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焚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取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

我觉得颜回索米，不是去乞讨，而是由陈分配粮食的官员那里拿孔子的俸禄米。（由这件事可以看到孔子也相当有谋术，而他对颜回的赞赏，恐怕也包含了“现在这样老实的读书人倒是很难得”）叶公驻扎陈边境，孔子见叶公故事大概真实，见楚王，几乎得到封地故事，同见齐景公故事同样不可靠。总之是碰了一些壁又回到卫。那时灵公已经去世，继位的是他孙子卫出公，即流亡在外的太子蒯之子，位置有点不稳，因此孔子有正名等言语，子路听了没明白。

左传记载卫当政的孔文子和他的前女婿太叔疾有些纠纷，问孔子军旅之事令孔子不快。正好早些已经回鲁的冉有帅鲁师与齐战获胜，在季康子那里说都是因为孔子教导，说服康子请孔子回国，在优厚的条件下以国老的身份读易终老。

孔子后的儒家

孔子死后短期由有若做名义上的领导，有几段故事看到他比较高的地位：

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

曰：“参也闻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 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然则夫子有为 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 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 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 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 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 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

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后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不过他失去这地位恐怕不光是别派的人刁难这么简单：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理论上有的话是对的，不过哀公需要的不是理论而是务实的解决问题方法，如何富民强国；在这方面，儒家常有所欠缺；子夏在魏有什么政绩我们没资料，但是吴起就是个能利用法家，兵家的方法的人，虽然他开头是儒家的：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無可為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儒人另一个问题是太要面子，这跟他们这派注重礼仪大概有些关系；子思的时代碰上季氏遭难，穆公夺回政权：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己，相與怨之，遂殺季孫。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

穆公问子思君臣能不能做朋友，子思不高兴说只能以臣为师；理论上这也是有道理的但不是政治环境中生存，找机会改良的务实态度。孟子不得志于齐，梁，这些也是基本原因；对梁惠王说不注重利，实在是对牛弹琴，齐宣王喜欢同他聊聊天，要他办学校，但不认真要他参政，孟子拂袖而去，还对派来挽留他的人发了一堆“客卿俸禄十万钟，办学一万钟看低了我”的牢骚，也可以看到他迂，要面子的程度。

以仁政为目标，搞些礼仪制造些心理效果，是有必要的，但太多儒人相信了自己的宣传，以为真的天人感应，做些门面工作天就会保佑国家；这些门面工作，对老实的皇帝还有些约束作用，碰到“老子不信邪”的真正暴君是无效的。

战国时代务实的墨家法家兴盛，墨家的逻辑学，土木工程，军事技术都很用得着，但最后只起了些帮佣的作用；法家的政治地位较高，但最后影响却是坏多于好。儒家虽然不大得志，但在办办学校，保留些书籍，礼仪方面还是有些效果的，所以有战国秦朝鲁国始终颖歌不断的说法

汉初文景实行黄老之治，即是政府尽可能少抽税，少管人民的事，是刘邦同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去除秦朝各种苛法的延续；起初分封功臣，刘氏亲族为王，也就是减少了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范围，各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也保持一定程度的争鸣；但后来因为有撤藩，水利，征南越匈奴等各种事件，中央政府权力扩大，消极统治已经行不通，才独尊儒家，作为一种多种思想，尤其是积极苛刻的法家和消极宽容的道家，之间的折衷，一部分也

因为儒家注重的礼仪制度，比较更符合汉王朝已有的神农桑农传统：

汉文帝“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耨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汉景帝“朕亲耕，后亲蚕，以给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

汉文帝母薄姬，魏豹为魏王，纳之后宫。豹背汉。汉高帝击虏，而薄姬输织室。高帝见而美之，内于后宫。

这些都是原有的制度

尊儒学的具体方法，是设立六经博士，教授学生，作为求官的途径；六经就是官方承认的书籍，基本上是有孔子开始一代代传给弟子，又由战国各国政府或多或少放进官方学校里的，秦代也还有保持，这些经书是用当时政府认可的文字写的，所以统称今文；民间又有经书其他版本流行，常常用比较古老的，未经官方统一的文字书写，所以统称为古文。

西汉元，成，哀帝时代国家逐渐衰落，今文的形象也跟着低迷，而古文派同改革思想结合，势力渐渐提高，所以有刘歆褒左传贬公羊等事件，但最后结果只是被王莽利用作了篡位的造势方法之一。

怪哉孔子生平

孔子生平故事中有不少片段令人怀疑；如《史记·孔子世家》：“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这段引起不少争议，因礼记说孔子见老子遇日食，但日食那年南宫敬叔13岁年纪太小不能远行，又正在守父丧等理由。其实这出于误会：《说苑》同《孔子家语·致思》有：

“孔子曰：季孙之赐我粟千钟，而交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

南宫敬叔跟孔子学礼，献车给老师乘坐，并非特地为了去周；后人把两件事混起来了

史记又有这一条莫名其妙的故事：

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

阳货在鲁国忙着夺权，恐怕没空跑去匡地欺负当地人，而且他和孔子如果长得很像，为什么两人在鲁国时大家都没注意呢？这其实只是一件误会；《说苑》《庄子》有较详细的事：

孔子之宋，匡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围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門。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无及何，将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

阳货跨台后由鲁去齐，被监禁了一段时间，后来设法逃亡，经宋去晋投靠赵简子，一路被通缉，匡地在宋，匡简子应是领带兵捉人，孔子一行人，鲁国口音，被怀疑是通缉犯

另一件离谱事

孔子要经，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

阳货这么空闲，站在饭厅门口检查全国的士够不够资格参加宴会吗？何况孔子正在戴孝，不能参加喜事。正确的故事是

孔子家语：“孔子有母之丧，既练，阳虎吊焉，私于孔子曰：‘今季氏大飨境内之士，子闻诸？’孔子 答曰：‘丘弗

闻也。若闻之，虽在衰絰，亦欲與？’阳虎曰：‘子谓不然乎，季氏飨士，不及子也。’”

又举一例子，孔子任中都宰，通常说中都是在今天山东汶上城西，但是礼记说：“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一个小地方的官，有权力定法令全国遵守吗？其实很明显中都是中央之都，即鲁京曲阜，而孔子司工司寇，组织保卫曲阜一战，都是他管理首都分内的工作，并不是短短几年内有几次升迁。

又有说孔子因为鲁侯忙着看女人跳舞，忘记分配祭肉所以离开，难道这种事没有专门人员负责要鲁侯自己管吗？没有祭肉是因为孔子失去了季孙的信任，没了官职，不再有受祭肉的资格，所以要去别国找官位。史记中说齐侯故意用送女乐的方法搞到孔子下台，似乎是后来的儒家作者想当然以；我个人猜想歌舞团是在夹谷会中，两边交换礼物的时候赠送的，的确有令孔子说了些不以为然的话，这可能同他批评齐侯用夷人歌舞是同一件事。

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学者对文献内容的考证实实在不够，大大减弱了孔子生平故事的可信度，让反对儒家思想的人们有很多材料可以利用，而孔子思想的要点反而给忽略了

现代儒统社会

今天有以儒家思想治国的地方吗？几乎找不到这样一个自称儒统的国家，但其实这样的国家不少，不过先要认定哪些思想同孔子有共同点；我觉得凡是认同精英治国的政府都包含了孔子思想，因为这样的政府在今天不可避免要用注重教育的政策来选拔人才，搜罗精英为国服务，也不可避免有“老百姓向统治者学习”的概念，因为统治者比普通百姓更有知识，更能干，能够高瞻远望，令百姓服从，统治者有能力作经济规划，政府能够指导工商界和媒体。

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东方即使是最讲究自由民主的国家还是跟西方不同：至少在理论上，民主国家的政府人员只是公众的仆人，给媒体捣蛋讥笑是很普通的事，几个党派平等竞争，所以今天你统治明天就可能换了我，你不一定比我高档。19世纪中法国某政客Alexandra Ledru-Rollin因为听了他演讲后人群跑去示威他急急忙忙跟上去，一面说“我是他们的领袖，我要跟着他们”，在东方看起来十分荒唐，但在西方看看却很普通，也许只不过有点老实过头。

说到后来，东方还是向往英明领导，也就会有某种程度的马屁文化，只不过改了型式和目标（请看下面文章）；这不但和民主思想有分歧，也和市场自由竞争有些冲突：领导们时常要出些新点子，而这些新发展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所以常有“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之类的现象。

儒统社会另一个问题是：政府收罗了大批精英，又能指导经济媒体系统，令反对党缺乏人才资源，无力监察政府；甚至在大家心目中这种尊卑有序的社会里，反对政府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叛逆，不能轻易参加；基本上还是孔子的“有道则穀”的想法，加入反对党已经是在表示国无道。媒体能做的也有限，比方台湾现在的情况，媒体并做不到监督政府是否违反了民主原则或做了有效的施政，因为这些大道理是看领导的，只能在丑闻爆料上花功夫

既然领导一定英明，又没有外来的监察，系统中能否完全靠统治者自律来产生谦恭的人民公仆？这类问题在儒统阶级的成员中当然有一套说法，他们都是知识道德的人，“你是什么东西敢对我们的操守有疑问？”台湾的陈家统治就是这种贪了污还理直气壮的政权，其他儒统社会中这样的人恐怕也不少，只是不像台湾那样统统爆料出来而已，当然通常还会讲得更客气些，多用些听起来还相当民主的话。

我觉得这些都是现代儒统社会需要解决的课题。“西方民主也有很多问题”这句话并没错，但并不是避免正视我们自己社会中毛病的好理由。



Count

Partial indexes:

[Singapore](#)

[Social社会](#)

[Life文化](#)

[历史History](#)



Contact: yuenchungkwong@yahoo.com

观音能救世,佛祖多慈悲,割肉饲饿虎,化雨洒晶泪

万字半日写,千丝一手挥,独怜杜秋娘,曲尽人憔悴

Favorite quotes:

"History repeats, first time as tragedy, second time as farce" - Marx **历史重复, 一次悲剧, 一次闹剧 - 马克思**

"Those who forget their history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 - Santayana **忘记历史注定重复历史 - 山塔亚那**

"Those who remember their history are also condemned to repeat it" - Yuen **记得历史也注定重复历史 - 阮宗光**

"Oscar Wilde was wrong about cynics knowing price not value; cynics know value is always less than price" - Yuen

foundation new-ybsampler.blogspot.com **王尔德说错了; 愤世的人不是知价不知值, 而是知道价高值低 - 阮宗光**

our location:

Singapore

ph:

fax:

yuenchungkwong@yahoo.com

[close](#)



- ■
- ■
- ■

[close](#)



- ■
- ■
- ■